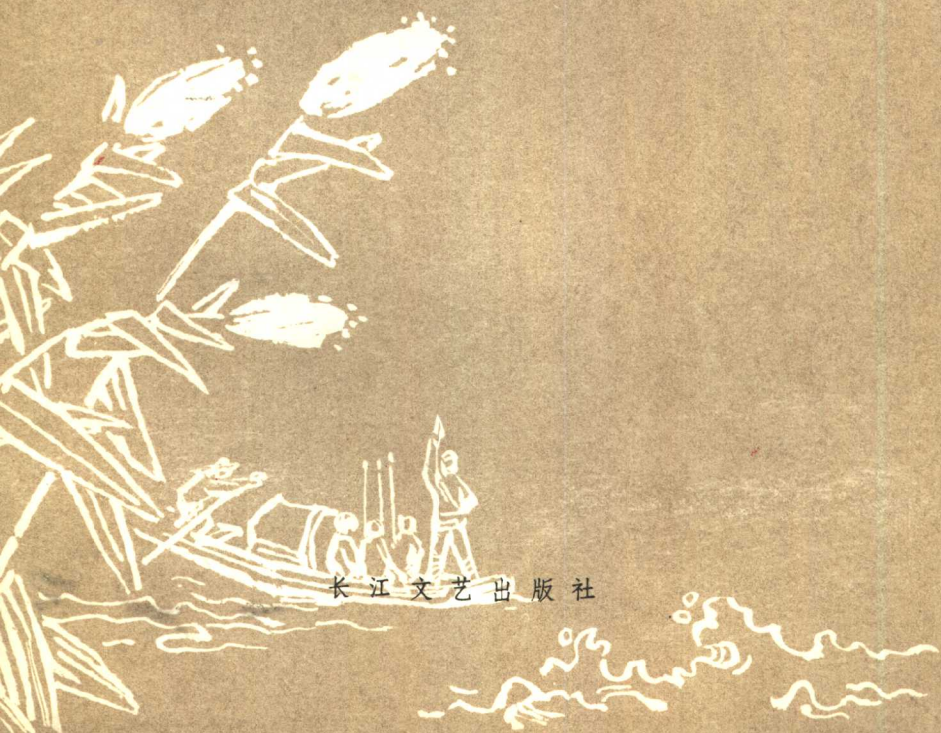


雁 归

犁 夫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雁 歸

犁 夫 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贺龙同志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

小说以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的土地革命前期为背景，描写大革命失败后，贺龙和周逸群等同志根据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接受上级指示，从上海回到洪湖和湘鄂边地区，在尖锐复杂的敌我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历尽艰苦，建立了红军，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间经过几起几落，终于使革命火种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

封面设计、插图：张善平

封面及扉页题字：吴丈蜀

归 雁

犁 夫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印张 11插图 423,000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统一书号：10107·155 定价：1.22元

主要人物表

贺 龙——又名云卿，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

周逸群——化名易穹，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鄂西特委书记

柳直荀——又名克明，一九三〇年会师时党的代表

贺锦斋——工农革命军师长，又名文绣

段德昌——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副军长兼政委

贺 英——又名香姑，贺龙的大姐，湘鄂边游击队司令

王炳南——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独立团团长

陈宗瑜——工农红军第四军团长

刘绍南——中共沔阳县委委员兼沔阳南区区委书记，“红五子”之一

彭国才——洪湖游击队大队长，中共沔阳县委委员，“红五子”之一

涂位云——洪湖游击队副大队长，“红五子”之一

李德珍——洪湖游击队情报员，“红五子”之一

黑 牯——刘绍南的警卫员，“红五子”之一

德珍嫂——洪湖游击队联络员，李德珍的妻子

贺满姑——贺龙的大妹，湘西游击队支队长

水 生——贺龙的警卫员

山 娃——贺英的警卫员

夏斗寅——国民党独立十四师师长，湘、鄂两省“剿共”

和联防司令

陈渠珍——国民党独立十九师师长，湘西土著军阀
李 觉——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部属，师长
章云龙——代号约翰，夏斗寅的机要秘书，特务队长
罗效之——叛徒，湘西团防局长、民团司令
陈策勋——桑植民团团长
阎仲儒、龙博爱、向子云——陈渠珍部旅长
涂伯清——国民党沅阳县党部书记长，特务
陈厚堂——洪湖大土豪，保安团团长
李伯岩——洪湖保安团副团长，土匪
甘占元——鄂西鹤峰地方武装，土匪
王锡九、李长春——鄂西“神兵”首领

贾 西——共产党党代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何 明——叛徒，特务
杨维藩——叛徒

第 一 章

一九二八年元月，洪湖的气候格外冷。

眼看农历年关到了，老天爷老是哭丧着脸，老北风成天在天空中翻腾咆哮，大雪飞飞扬扬地落个不歇，就象人们压在心窝里的怒火一样。

“叫化子也有三天年”嘛！往年，到了年边，穷苦人也要从牙齿缝里挤点钱，办点年货，准备一家人吃餐团年饭。今年不同呵！自从去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洪湖地区，大土豪、保安团长陈厚堂回到峰口镇，接连不断地进行“清乡”，到处杀人放火。爪牙狗腿们在大小街镇遍设民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穷苦人被逼得到处逃荒，讨饭，唱小曲，打三棒鼓。天下乌鸦一般黑，有几家老小出外逃荒能落得全家回来的呢？这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沔阳城和新堤镇还杀了几个共产党员。各村里，只有地主豪绅家里传来杀猪的猪叫声、鞭爆声，门口挂起描金喜字大红灯笼，还可以看到有几个戴着红顶子瓜皮帽的小孩在门口玩雪逗笑。穷人家大都关在屋里，有的门口一把锁。狗子卷着身子躺在屋檐下，不时抬起头来，紧张地望着村外汪汪叫几声。从那些被积雪压倒的芦席棚和茅屋里，传出撕裂人心的低沉地惨哭声、咽泣声和惊叫声。这日子叫穷苦人怎么活下去呵！穷苦人真是要走上绝路了，哪个心里不窝火！

这两天，突然变了。地主豪绅家门口的大红灯笼收起来了，黑漆大门紧关着了，穷人们办起“年货”来了。各街镇突然热闹起来。从早到晚，人们都三三两两聚集在街头巷尾，拥挤在酒店茶馆，低声议论着、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新闻。墙上贴着的那些“闲谈莫论国事”的禁令，谁也不再去理会。有的说：这两天地主豪绅家祖坟的风水又变啦，阴阳先生又成了“说白佬”啦。有的说：有些人前几天给地主豪绅送年礼，总要故意走大路，深怕别人不知道，这两天偷偷摸摸走小路啦。有的说：有些跟地主豪绅明明沾亲带故的人，这两天也在放风，声明他们跟地主豪绅没有什么瓜葛。村子里有的人喁喁低语，有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些背着破棉絮和三棒鼓逃荒回来的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回到家，破行李卷刚放下，屋里就挤满了破衣烂裤的大人小孩和姑娘婆婆，抢着问：“你见到贺龙没有？”“他们到了哪里？”“贺龙有多少人？”至于不知从哪里来的什么“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啦，“贺龙是‘活龙’”的神话啦，等等，更是传遍家家户户。

这天，天麻亮，离峰口镇三十多里洪湖边小沙口镇附近的穷苦人，就三五成群地到街上来“办年货”：探听贺龙的消息。冷落了一冬的小沙口街上又热闹起来了。男女老少，面带微笑，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挑着箩筐，熙熙攘攘地挤了满街。

老北风刮个不住，街边的柴林河里浪涛汹涌翻腾，拍打着河堤，发出响声，就象人们胸窝里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一样。

夹在办年货的人们中间，走来几十个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年轻小伙子，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短袄，一个个腰里藏着短

枪。他们是隐藏在小沙口附近湖港河汊里的一支游击小分队。自从去年大革命失败后，洪湖成立了游击队，分散在沔阳东荆河南边各湖港河汊里，和段德昌在监利柳家集领导的游击大队互相配合，好象一把把利剑插在敌人的心窝里，依靠湖港河汊的自然条件和群众的支持，打得敌人心惊胆颤，摸头不知脑，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清乡”，武装保卫革命。今天，这支游击小分队接到沔阳南区区委书记刘绍南的通知：贺龙已经到了监利县车湾附近，上级也派来了党代表贾西到车湾，最近新任的县委书记何明决定把游击队集合到小沙口，准备迎接贺龙来洪湖。因此，他们按照刘绍南的通知，赶早先来小沙口街上，打算袭击小沙口联保处，消灭团防队，占领这个据点，好让贺龙顺利地来洪湖。

大约早饭时分，在来来去去办年货的人们中间，走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刘绍南，二十三岁，中等身材，蓄着学生头，穿一身青粗布学生装，脸色微黑透红，黑眉下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老练、稳健、沉着、刚毅。他是峰口附近土地沟南林村人，前年党派他从汉口回来担任中共沔阳县县委委员兼南区区委书记，现在是游击队的党代表。走在他身边的是一位黑脸浓眉的大汉，这人蓄着满腮黑楂楂的胡髭，两撇浓眉下闪着一对明光闪亮的眼睛，年纪三十多岁，满脸喜色，肩上挂着一杆猎枪，腰间挂着黑牛角，里面装的火药和铁砂子，腿上绑着裹腿，脚上穿一双轻便麻丝草鞋，打扮得一副猎人样子。这人叫涂位云，是游击队副大队长，家里没有半分田地，忙时到处赶工，闲时就到处打猎，为人爽直忠厚，脾气暴躁，有一手好枪法，能百步穿杨，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他能百发百中，一心只想替穷苦人打出天下。不久前妻子被敌人抓住杀了，只剩他独身一人，人们尊敬他，

叫他“涂哥”，称赞他是“神枪手”。跟在刘绍南和涂位云身边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黑得象泥鳅，两只圆眼闪闪发亮，使人感到聪明机灵而又有点调皮，他是刘绍南的警卫员黑牯。

这时，刘绍南和涂位云一边商量袭击小沙口敌人的事情，一边朝街上走来。到了街上，他们混在赶场办年货的人们中间，先到街头巷尾走了一遭，看了看动静，只见联保处隔壁院子里，十几个团丁正在吃吃喝喝过小年，一个个酒醉醺醺，心里有几分高兴；然后，他们走进附近的一家酒店，找了张桌子坐下来。

“拿酒来！”涂位云把猎枪往桌边一靠。

跑堂的店小二“哟——”地应了一声，陪着笑脸急匆匆地走过来，看出是他们，先是一惊，然后低声说：

“涂哥，你今天有么事喜事，这般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去去去，拿酒来！”涂位云呵呵笑着，搜出腰间别的那把明光闪亮的小尖刀，“嗖”地一下插在桌上，又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今天我高兴呀！喝两盅！”

刘绍南说：“老涂，你脾气暴躁，脑壳容易发热，今天这事不比寻常，不能莽撞，要不就会走漏风声。你得听从我的才行！”

涂位云点点头，说：“行！行！你告诉我，贺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该不会象陈独秀那样子吧？”

“瞎说！”刘绍南说。“他是去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党这次派他来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那好。”涂位云高兴得黑楂楂胡髭直抖。“这半年我们被陈独秀害得不浅，真搞怕啦！只要贺龙不象那样，替穷苦人报仇，我跟着他翻江走大海！”

几个游击队干部也纷纷进来，坐在桌边。店小二端来酒菜。刘绍南把他拉在身边坐下，低声问：

“伙计，联保主任涂老五在哪里？”

店小二自来同情革命，但是又胆小怕事，就一边在围裙上搓手，一边说：“涂老爷膀硬腿粗，有他舅爷陈厚堂和二哥涂伯清做后台，正要抓你们，你们管那闲事做什么事！有酒有菜，还是喝两盅挡挡寒好些，没钱记在账上。”

涂位云把脸一沉，说：“住嘴！少说废话！”

刘绍南微笑着亲切地说：“伙计，你想不想贺龙？”

“想哇！”店小二低声笑道。“听说他是条活龙，从小跟土豪们打斗，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日子，穷人真遭孽，哪个眼泪不往肚里流！他要来了，我得请他喝两盅。”

“他已经来啦！”刘绍南说。

店小二心里一阵喜，惊问：“在哪里？我去接他。”

刘绍南说：“在监利。彭大队长去接头去了。这两天就来，先到这里。你看，我们不先把涂老五解决掉，到时候，遇到危险怎么办？”

店小二嘻嘻笑道：“唉！涂哥怎么不早说？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这一说，我怎么不高兴！这两天，那杂种涂老五听见有风声，整天躲在联保处里不出来。今天是个好机会，团防队过小年，打牙祭，我多送点烧酒去，保管他们一个个喝得下猪娃^①，到时候，嘿嘿……”

“要多少酒钱，由我们给。”刘绍南高兴地说，又问：“那涂老五该怎么对付？”

涂位云听刘绍南和店小二说了这么久，早有些不耐烦，拍

① 酒醉后吐食物，叫下猪娃。

拍猎枪说：“到时候，好办！我带同志们一下冲进去，一枪就要了他的狗命！”

刘绍南说：“我一路上讲的话，你又忘啦？这次不比寻常，要秘密，不能惊动敌人，免得走漏风声。到时候不注意，峰口的保安团赶来，就不好办了。我们要不放一枪就把团防队和涂老五解决掉。”

涂位云脸上胀得通红，额上青筋直抖，说不出话。他恨不得马上提起枪冲进团防队和联保处。

刘绍南和同志们商量了一会，叫同志们去把游击分队的几十个同志集中到团防队附近，以防万一。然后，他叫店小二去给团防队送酒。

店小二心里灵活，他连忙选了一坛陈年老烧酒，兑了一钵子甜米酒，使酒变得又香又甜，一喝就醉，朝团防队走去。团防队的十几个匪兵，平日经常到酒店里胡闹，跟店小二很熟。他们今天杀了一头猪，打了几条狗，正愁酒不够，看见店小二抱起一大坛酒进来，喜得眉飞色舞，连忙接过酒坛，说：

“这小伙计真贴心，真贴心。”

店小二嘻嘻笑道：“你们一年到头照顾生意，到了年下，老板叫我送给你们一坛好陈年酒，也是表表心意。”

团丁们一拥过来，端碗拿杯倒酒。店小二又在一边嬉皮笑脸地劝酒。这陈年老酒兑了甜米酒，不仅好喝，而且甜米酒是糟曲做的，喝下去容易使肚里的饭菜发酵。因此，不大一会，团丁们喝得头晕脑胀，四肢发软，一个个歪倒在床上，有的下起猪娃来。店小二又端了一碗给联保处门口的哨兵，哨兵起初不敢喝，说：

“我在站岗，不能喝！”

店小二说：“一年到头，今天是过小年，涂大爷不会说你。呃，再说，这也是我一番心意，也该领情。”

哨兵心里早就发痒，只是怕犯规矩，不敢喝。这时，听店小二这样说，端起碗呷了一口，觉得香甜可口，酒性不大，索性咕噜噜把一碗酒全喝下肚。空肚子喝酒，北风一吹，立刻酒性发作，歪歪倒倒地瘫了下去。

刘绍南几个人看见团丁们和哨兵一个个瘫倒，心里一阵高兴。刘绍南对涂位云说：

“你快带同志们去团防队。”

涂位云猛地从桌上拔出小尖刀，往腰间一插，提起猎枪，几步跨出酒店，一摆手，带领游击队员们腾腾腾地走进了团防队。团防队员们有的醉如烂泥，糊里糊涂地被捆了起来，有的睁着眼睛，眼看游击队员来捆，说不出一句话。趁此机会，涂位云把墙上挂的枪全部取了下来。

几乎就在同时，黑牯冲到联保处门口，缴了那匪哨兵的枪。几个游击队员把一团棉花塞进匪哨兵口里，象条死狗一样拖走了。刘绍南连忙走出酒店，带着黑牯大步走进联保处。

联保主任涂老五两年前被刘绍南、涂位云几个人痛打一场，满头满脸都是瘤疤。这几天，他听说贺龙到了监利，成天提心吊胆，躲在联保处里不敢出来，只顾躺在床上抽鸦片烟。这时，他听见房门一响，来不及下床，抬头看见是刘绍南和黑牯进来，吓了一跳。

黑牯用枪对准他，说：“不准动！”

涂老五大叫：“来人呵！……”

应声，从外面进来了涂位云，说：“我来啦！”

刘绍南笑道：“涂老五，告诉你，我们已经把团防队的枪

缴了，你喊也没有用！”

涂老五全身打起哆嗦，说：“游击队要……要……要什么……都有……我一定……照办……”

涂位云两眼血红，吼道：“我这回要你的命！”他几步跨拢去，拔出小尖刀，猛一下朝涂老五杀去。

游击分队突然袭击占领了小沙口，刘绍南对涂位云笑着说：“要照你那样，沉不住气，莽莽撞撞，那就坏了。我总在你捏着一把汗。”

涂位云憨笑道：“我有时脑子发胀，就欠考虑。”

两个人笑了一阵。涂位云说：“我去接国才！”

这天，刘绍南送走涂位云后，按照县委书记何明的指示，带着警卫员黑牯，离开小沙口到各湖港河汊去传达了县委通知。游击队员们坚持了一冬，只剩下两百多人，蓝天作房，芦苇当床，菱角当粮，衣单被薄，缺医少药，十分艰苦。但是听了县委通知，个个情绪高昂，立即行动，到小沙口街上集合。

下午，刘绍南和黑牯办完事情，急匆匆地赶回小沙口附近的瞿家湾。黑牯跟在后面，眨巴着一对黑圆眼，高兴地说：

“绍南哥，贺龙同志是么样个人？”

“去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他来干么事？”

“党中央派他来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噢，他来了，就好啦，这窝火日子不会长啦。”

刘绍南高兴地逗趣起来，说：“你在想春梅啦？”

“我才不是想那呢。”黑牯刷地红了脸。他怕刘绍南看出，

几步跑到前面田埂上，一弯腰，从雪地里抠出一条肥鳊鱼，惊叫起来：“莫看天气冷，阳气在上升啦！”

刘绍南笑着说：“今天是立春呵！”

“就怕倒春寒。……”

他们说说笑笑，走过一段寡堤，穿过一片湖滩，到了离小沙口还有八里路的瞿家湾附近。老远，迎着雪光和闪闪地湖光，看见湖滩边有个小鸭棚。鸭棚边竖着一根放鸭用的长竹篙，竹篙顶上飘着一块小红布。这是游击队的流动哨。鸭棚门口坐着一个女人。那女人背着身子坐着，面前放着一担蛋篓，正在数着鲜鸭蛋。她穿的是一身素净的蓝粗布短衣裤，发髻上插着一枝金黄色的蜡梅花。梅花在湖光的衬映下，显得更鲜艳夺目。一大群麻肥鸭蹲在她的四周，有的把嘴壳插在翅膀里睡觉，有的站起来懒洋洋地拍打着翅膀。

刘绍南和黑牯走拢去，几只肥鸭警惕地站起来，伸长脖子嘎嘎地叫了几声。但是，这女人没有转身，一边专心地数着鸭蛋，一边说：

“绍南，你们回来啦！”

黑牯眨巴着大圆眼，惊奇地问：“德珍嫂，你怎么晓得是我们来啦？”

德珍嫂正好把一篓鸭蛋数完，站起来，一边拍着身上的雪花，一边转过头来，微微一笑，眼角边几道细鱼尾皱纹抖动着，说：“鸭子一叫，听脚板声，我就晓得是你们来啦！”

黑牯顺手抓起两个大鸭蛋，高兴地说：“好嫂子，这大的蛋，我拿去煮了吃吃。”

德珍嫂一把夺过鸭蛋，对黑牯瞥了一眼，爽朗地笑道：“死鬼，手真快！你想得真美，不给你，羡慕你！”

黑牯把舌头一伸，说：“你平时那大方，原来是假的，小

气!”

德珍嫂哈哈笑了，鸭群也跟着她哇啦哇啦叫起来。她笑着说：“等把贺老总接来了，我们好好吃个团年饭。那阵呀，我让你吃个饱，胀死你这馋鬼!”

说罢，她收敛笑容，对刘绍南说：“国才哥还没有回来，涂哥接他去了。德珍收情报回来了，在等你。”

刘绍南听说情报员李德珍回来了，心里很高兴，连忙朝鸭棚里看看，不见人，再看看湖汉里的芦苇荡，一蓬蓬枯芦苇在风雪里摇动，发着沙沙地苇涛声。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悠闲自在地游着，拍拍翅膀，追逐嬉戏。

“德珍哥在哪里?”刘绍南惊奇地问。

德珍嫂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说：“我那个该死的鬼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呵!”

她把刘绍南和黑牯领到湖边，顺手摘下一片苇叶，手一挽，卷成了个芦笛，衔在嘴里，吹了起来：

“呜——”

芦笛声未落，远处一片芦苇丛晃动了一下，几只野鸭水鸟扑簌簌惊飞起来，掠过天空。接着，哗哗地荡桨声由小到大，由远到近，从芦苇丛中钻出来一只小渔船。瘦长的李德珍举着长竹篙，立在船上，高兴得笑着说：

“绍南，你把我颈项都望长啦!”

李德珍把小渔船撑拢岸，伸手把刘绍南和黑牯拉上船，对德珍嫂逗笑着嘱咐道：“老巴子，留神点呵!”

德珍嫂拾起块土堡子甩过来：

“你这个不死的鬼，尽跟我开玩笑，嚼牙巴骨。”

大家忍不住哈哈笑起来。笑声中，李德珍立在船头，举起竹篙往水里轻轻地一点，小船钻进芦苇丛中。

船到芦苇深处。李德珍把缆绳系在芦苇杆上，坐下来，说：“绍南，这两天情况很复杂。”

“出了么事？”刘绍南问。

“真怪！我到监利、公安、江陵、石首几个县去，到处都在抓人杀人。后来找到几个党员，才晓得几个县委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哪个黑心烂肝的龟孙儿干这事，我非把他查出来宰掉不可！”

刘绍南一惊，心想：贺龙一来就出现这事，这是什么原因？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们也要警惕呵！

他还没有想明白，忽听“砰”地一声猎枪响，满湖汉的野鸭哇啦哇啦乱叫，一齐飞上天空。接着又是一声猎枪响。枪声未落，一只大肥野鸭从空中直栽下来，啪地一声，正好落在船头，使刘绍南吃了一惊。

李德珍高兴地笑起来，说：“好。涂哥把彭大队长接回来啦！”

果真，芦苇荡里传来哗哗地摇桨声，爽朗地谈笑声。霎时，迎风冒雪划来一只小船。船上载着两个年约三十岁上下的年轻黑汉。一个坐在船中间，身边放着个大鱼篓子，身材横实，浓眉大眼，蓄着长兜腮胡子，满脸笑容。他是彭国才，担任游击队队长，人们叫他“不知愁”。另一个在船尾摇桨的，就是涂位云。老远就听到他说：

“喜信来啦！”

涂位云的声音象打雷。船还没有靠稳，一股热气冲来。他一步跳到小渔船上，船直摇晃，压得船身往一边歪了半尺。他高兴得裂开长满黑楂楂胡髭的大嘴，问：

“我送来的下酒菜接到没有？”

李德珍指着船头舱板上躺着的那只大肥野鸭，说：“我一

看就晓得是你送来的，别人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黑牯的一对大黑圆眼在涂位云脸上滴溜溜转，问：“涂队长，你今天么事喜成个小伢样？”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今年洪湖的乡亲们该团个舒心年啦！你叫英栋^①说你听。这半年，那些龟孙子们够猖狂，我心里窝的八丈火气，这回该出啦！”

刘绍南看见彭国才象个笑罗汉，问：“找到段大队长啦？”

“找到啦。”

“接上头啦？”

“接上啦。”

“见到贺老总没有？”

“见到啦。”

“说话啦？”

“还能不说话！”彭国才裂嘴微笑着。“说了半天话。贺老总那人真有趣，一言难尽。”

大家高兴得吵着要彭国才说见到贺龙的情况。黑牯等不得，抓住他的胳膊直搦，眨巴着大圆眼，问：

“彭队长，你快说，贺老总是个么样子？”

彭国才裂着嘴，无声地笑着，坐下来。大家都围着他坐下来。个个心里高兴得咚咚咚乱跳，热烘烘，都望着他。他清清嗓子，把涂位云瞥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他身材象你，高高的，大大的，身上穿的粗布衣，脚上穿的麻丝草鞋，也蓄的有黑胡子。不过，他的胡子不象你的胡子。你这胡子楂楂，象一把乱茅草。他呀，鼻子底下一撇黑短胡子，象刀切的一样整齐，蛮顺眼。”

^① 英栋是彭国才的另一个名字。